

1907

李黎潔之文存

下册

胡希明題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〇年九月

# 李洁之文存

(下册)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

李洁之文存

(下册)

---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广东省五华县印刷厂印刷  
准印证：90粤印准字第100号

## 目 录

陈济棠 提倡读经的经过	( 1 )
胡汉民被囚汤 山倒闻	( 9 )
第八路军第二独立团宣告成立 时 对全体官兵的讲话	( 13 )
民国二十年元 旦告第二 独立团全团官兵书	( 15 )
虎门要塞史 略	( 17 )
为团结抗日力量参加 反陈( 陈济棠 )运动	( 30 )
关于蔗糖企业家 冯锐之死	( 39 )
广东省会警察局沿革概述	( 44 )
广东省会警察局释放政治 犯经过及其它	( 48 )
新生活运动与警察	( 57 )
广东警察歌	( 59 )
对《 吴铁城统治广东时期 “禁烟” 黑幕 》一文的质疑	( 60 )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 “三个组织”的建立和终结	( 65 )
从蒋余矛盾说到 广州弃守	( 76 )
广州在抗日时期是怎样沦陷的	( 98 )
前事不忘后 事 之师	( 112 )
忆抗日战争二、三事	( 114 )
蒋介石捉放 莫希德	( 118 )
抗日时期四、七战区在韶关交替 始末	( 122 )
与七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的 谈话	( 136 )
抗战中期第七战区军粮补给 情况	( 144 )
蒋介石分化余汉谋粤系部队 史 实	( 152 )
蒋朝末日的余汉谋和 薛岳	( 176 )
从策划反蒋到粤东起义的 历 程	( 184 )

我们共同起义的宣言	( 206 )
劝告张发奎、薛岳、余汉谋起义书	( 210 )
新的认识与新的努力	( 213 )
在闽粤赣边纵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219 )
参加第一届赴鄂慰问团纪事	( 221 )
国民革命的杰出战士邓演达先生	
附：复杨逸棠兄询问邓演达先生生辰	( 241 )
在惠州瞻仰邓演达先生铜像感言	( 248 )
我所知道的陈诚	( 252 )
陈式垣烈士的一些事迹	( 262 )
李宗仁先生二、三事	( 266 )
蒋光鼐将军二、三事	( 269 )
回忆母亲	( 273 )
陈可钰将军事略	( 278 )
萧冠英事略	( 284 )
廖鸣欧烈士的生平及其殉难经过	( 290 )
陈济棠传略	( 296 )
李振球传略	( 305 )
徐景唐将军传	( 314 )
罗翼群传略	( 334 )
余汉谋传略	( 344 )
在叶挺史料研究会上的发言	( 357 )
李汉冲生平事略	( 360 )
女中之杰——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	( 375 )
怀念宋庆龄名誉主席	( 378 )
郭冠杰先生追悼大会致词	( 379 )
纪念黄琪翔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 382 )
姚雨平先生诞生一〇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 386 )
纪念陈卓凡先生逝世十周年	( 388 )

斯人永逝痛失良朋——悼念杨逸棠同志	(390)
痛悼李煦寰先生	(392)
纪念兴宁县启蒙运动先驱萧惠长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395)
纪念丘映芙先生	(398)
哭罗梓材兄	(399)
悼念罗梓材兄逝世二十五周年	(400)
悼念左洪涛同志	(402)
寄怀台湾故旧张浩东	(402)
纪念尹林平故主席逝世四周年	(403)
忆旧诗三首——纪念侯过、林一元、冯伯恒	(404)
悼念载宏同志	(405)
悼念戈仑同志	(405)
挽萧隽英同志	(406)
挽罗竹年世兄	(406)
挽罗应荣先生	(407)
庆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立三十五周年	(407)
忆悼钟天心、李天超两兄	(408)
挽黄若天同志	(408)
回忆兴宁广益公司与兴宁县水利委员会的始末	(409)
复罗梓材兄函——关于兴宁水利建设的意见	(415)
在全省水利会议上的发言	(421)
为战胜水土流失灾害发展山区生产而努力	(428)
在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445)
在省五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447)
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几点意见	(450)
在省政协文史委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453)
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干部培训班开学时的讲话	(456)
在五届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459)
纪念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创建三十周年座谈会的发言	(462)

为从速扩筑广东铁路干线以利经济发展建议书	(463)
关于省设置市和县应经省人大或其常委会讨论通过 的 提 议	(468)
建议恢复被改变的广州市有历史性的街道名称以及整顿 商店住宅的门牌 号 码	(470)
建议严令各县市乡镇认真进行破除封建迷信，以利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	(473)
建议坚决制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和铺张浪费的 恶 俗	(475)
要大张旗鼓反对三种歪风 邪 气	(478)
兴宁县当前应兴应革的六 大 事 项	(481)
关于调查兴宁织布业发展情况 项 目	(485)
创办兴宁县新陂中学前身兴宁县立第一中学新陂分教处 的 经 过	(488)
从“反右斗争”至错划改正的 经 过	(493)
一九八三年在广东省参事室春节茶话会上的 讲 话	(496)
向广东省参事室同志们的告 别 词	(498)
参加农工党庚申迎春茶话会的 发 言	(500)
对农工党“九大”的书面发 言	(502)
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 的 信	(504)
向农工民主党建议中央委员名额要力求 缩 少	(506)
对《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修改草案》提供一些 意 见	(507)
在农工党广东省委员会迎接国庆四十周年座谈会上 的 发 言	(508)
向农工党中央委员会提议三 件 事	(510)
庆祝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六十 周 年	(512)
为更好地完成农工党的历史使命而 奋 斗	(513)

# 陈济棠提倡读经的经过

## 一、提倡读经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而失败了。这个叛变集团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查禁进步书籍报刊，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把革命扑灭了，可是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八一”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大为震骇，惊惶应付；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兴大小军阀又各据一方，连年混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经济上亦一筹莫展。

于是有所谓“忧时之士”，实际是别有用心的“文人”、官僚、政客，便大叹“人心不直、世道衰微”，认为这是由于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沦丧所致。因此酝酿着一种违反潮流开倒车的复古运动。最先是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曲解三民主义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歪曲了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清党”以后，复古运动的逆流更加泛滥全国。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持其统治权，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汪精卫则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号召，一唱一和、戴季陶又歪曲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来混淆视听。并通

过国民党中央制订了以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的党员守则十二条。蒋介石又提倡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大谈其“礼义廉耻”之说。所有这些，目的都在麻痹人民，使老百姓规规矩矩地服从其黑暗统治，任由他们为所欲为，陈济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乘隙提倡读经的。

## 二、提倡读经的用心所在

陈济棠的父亲陈谦受，原是防城的封建社会基层人物，早年致力于科举，笃信孔子三纲五常的学说。他在乡里办私塾，就是以孔孟之道去训导青年子弟的。胞兄陈维周则是迷信宿命论的冬烘先生，早年在防城，东兴干星相业以糊口，陈在这个家庭的熏陶下，有了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大革命潮流的激荡，都丝毫没有把他这种顽固思想意识冲刷掉。早在广东护国军第二军任连长驻扎阳江县儒洞乡时，他听信江湖术士之言，还讨了“旺夫益子”的莫秀英做妾侍。事有凑巧，连年政局变乱，陈因缘时会，运用五同关系，竟一帆风顺地向上爬，到一九二八年春，居然充当了第四军军长兼广东西区善后委员。这些倒使他的封建思想意识更加牢固了。

陈通过一九二九年的拥蒋和一九三一年的反蒋，取得了统治广东的军政大权。（当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绥靖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虽在军、政党各方面广布自己的党羽，极力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九三二年冬后，广东省内接连发生了许多他所不如意的事件。如粤北、潮汕、海南岛等地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大、中城市工人不时发生罢工；学生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和择师运动，举行罢课、请愿、示威游行。甚至他认为最可靠的行政官吏也因贪赃枉法事件，不断为人所揭发，如阳山县长陈致煦、江门税务局长谭×

×（忘记其名字）等。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往东区视察，在揭阳时受到东区行政人员训练班毕业学员凌风的行刺；随后往罗岗洞游览，归途又为番禺县保安队误会袭击。在此时期，广州又连续发生几件哄动一时的事件：一、陈的宠妾莫秀英有一次在惠爱中路大新公司天台看白话剧，被邻座一佻达少年所调戏；二、第一集团军总部副官处股长杨瑞仁（少修）的妻子黄文舒，诱杀了她的少艾的妾侍王媛贞，将其尸体埋在天平横街寓所，几经侦查才破案。三、承办捐务的商人郑寿根被骗子陈一新设计骗去了十多万元（他还骗了另一个人的巨款）后为省会公安局拿获；特别是与他“久共患难”的第二军军长兼广东中区绥靖委员香翰屏，对陈在人事安排和权利分配问题上，大表不满，并对陈的亲信加以抨击，第三军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扬敬，飞扬跋扈，时与陈相抗衡。这些事件的发生使陈不得不考虑其统治基础，于是灵机一动，除继续采用严刑峻法外，即从伦理观念上想办法，以忠孝教育为辅。他经常对部属说，要确保上下有序、长幼有别、各守本份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大家康乐。并利用歃血结盟、宣誓效忠等办法以笼络和驾驭部属，同时以办仁爱善堂为名，引用廖鹤洲、翁半玄、詹天眼、温香远等江湖术士，大谈筮卜、星相、堪舆等谬论，企图以此迷惑人心，堵塞“人欲横流”以巩固其统治，但这些在初期未收实效，陈的顾虑未消。

陈的秘书，自命是儒家门徒的张昭芹、龙思鹤、钟介民等窥知其隐，乃乘机进言，力劝提倡尊孔读经，作为正本清源之计。陈平日对世界大势、时代潮流既无认识，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亦无修养，脑子里充满着封建思想意识，一经他们建议，正合心意，欣然接受了。因为孔子创立三纲五常的学说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孝经一书，对忠孝之道发挥尽致，是维护封建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又系“圣人”之言，便于作为复古运动的号召，既可为己，又不致使戴季陶、蒋介石专美于前。此外，陈惑于江湖术士之言，迷信自己的“相格高贵”，当

时又有花县芙蓉嶂——他的母墓将出天子的风水传说，以为不久便可取代蒋介石而统治中国。这一步调亦被他看作为将来统治中国的思想基础。

### 三、提倡读经的经过

陈济棠提倡读经的打算虽然已非一日，但恐引起社会非议，还未敢公然倡行。至一九三三年冬，在某会议上谈到社会风气问题，陈说照我看来要挽救今天社会的恶化（指进步的革命活动）和扭转腐化的风气，只有提倡读经，讲求四维八德，恢复民族固有道德，除此别无他法。陈的胞兄陈维周知道陈的意图之后，认为有机可乘，便竭力向他怂恿，陈述读经之利，以坚其心。至此陈遂下决心，一面着人编写《孝经新诂》教本，分小、中、大学三种，一面着人草拟推行读经的计划，定为学校必修课。后因了解到南京政府对大学课程有严格规定，不得擅自修改，才将大学读经之议暂缓实行，专搞中、小学。于是授意教育厅长黄麟书向广东省政府作出提案，附《孝经新诂》中、小学教本两种。省府因事关重大，未便自作主张，乃转呈西南政务委员会核示，该会乃命教育家许崇清审查其事。其实当时省府和西南政委会多数委员对此都不以为然，认为是违反总理遗教，只不敢公开反对而已。

陈考虑一般学校实行读经，须由上级机关核准，手续繁多，惟燕塘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系由其本人兼校长，可以任由支配，不生阻力，遂决定马上实行。并以政治深造班为重点，其他学生班、学员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以及广东海军学校、空军学校等也同时实行。中、上级人员则采取上大课方式，不时集合他们于一堂，由陈本人或请“专家”去讲授经义。总之务求普遍化、深入化。这是一九三四年春夏间的事。

陈的胞兄陈维周，当时在政治上有很大野心，当十九路军在

福建失败后，有人传说他将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的亲信孙家哲在福建省政府改组时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就是陈任闽主席的先声。陈维周以此沾沾自喜，更以为自己既然做了两广盐运使五、六年，有了资历、发了大财，如果要在广东登上省政府主席的宝座和乃弟分掌文武是很恰当的。可是自己没有班底、没有群众，只靠乃弟的支持还是不够的。而环视行政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至各民众团体都早已给林翼中为首的高等师范系人物区芳浦、黄麟书、霍广河、黄河丰等掌握殆尽。要将他们排挤出去，发展自己的势力，另树一帜，是相当困难的。只能设法把那些中下级人员拉过来供自己利用。因此妙想天开，乘陈济棠提倡读经的机会，自己抢先一步，企图组织一个团体或机关来搞这一工作。这样既可响应陈的号召，又可借此建立自己的势力，作为政治资本，一箭双雕。

于是陈维周便在广州大石街租了一座房子作筹备处，常约陈玉麟（陈的秘书处长）、林国佩（省参议会议长）、张昭芹、龙思鹤、蒋介石等商谈进行办法，后决定创立一个“明德社”，广收军政学人员为社员，而以研究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复兴民族为宗旨。并请陈济棠以整编部队中各级政治训练部为名，将编余的中校以上政训指导员派往国内外考察或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等；少校以下政训指导员则分两期召集在“明德社”轮训，结业后即分派至各机关团体去做骨干，发展组织，与林翼中的高等师范系争地盘。

陈济棠为了和乃兄同享荣华，当然乐于支持。陈维周乃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中山路广东省甲种农业学校旧址正式宣告成立“明德社”，吸收社员和开办训练班。当时社会人士以陈氏兄弟在国民党内搞小组织，颇有微词。陈为了避免外界指责，同年十一月乃将它改为“学海书院”。并以钟介民的关系，聘请张君劢为院长，钟盛麟为办公厅主任（因钟不属林系人物），张东荪为教授，此外尚有其他所谓国学家，开讲大学、中庸、礼记、孝经等课，

俨然以改变社会风气，复兴民族自命。

在陈济棠积极提倡读经之下，社会上的一些地主、豪绅果然与之相呼应，风起云涌地成立同乡会，各姓氏亦纷纷筹募巨款兴建祠堂，大搞地缘血缘关系。寄生阶级——江湖术士也大大地增加了，广州市惠爱路的城隍庙成为人筮星相的好市场。不少社会人士和工商业者，在茶余酒后亦多以相命、风水为谈讲资料。陈的参谋长缪培南对风水之说也很感兴趣。于是很多人都不愿再去关心国难问题、政治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上的确起了不少麻痹开倒车的作用。在陈济棠看来，他所提倡的读经已收到一定的功效。其实这才是世道衰微了。

#### 四、读经的流产

据说，正当陈济棠积极提倡读经的时候，事为在香港养病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汉民所闻，认为这是一种复古运动，根本违反孙总理遗教，是三民主义所不能容许的。但为保持西南的团结，自己又不方便公开出面反对陈的措施，于是，以个人名义写信托刘庐隐交给许崇清，谓近闻广州方面有提倡读经之说，是否确有其事？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怎样？请为见示。许乃将奉令审查《孝经新诂》教本的意见书草案抄录一份寄胡。许的意见书是着重中、小学不应该讲读经籍，对《孝经新诂》教本则不发表意见。意见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社会是进步发展的，因此道德教育也就不能一成不变。并曾引证好些教育家的理论来阐明现在的中、小学不应该读经的理由。肯定“讲读经籍实属无谓之举，纵行之亦必徒劳无效”。胡以此见实获己心，遂不待征求许的同意，迳在他所主编的《三民主义半月刊》四卷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发表了。这样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连陈济棠作为重点读经的政治深造班学员，看到这篇文章也大为折服，马上召开全体学员大会，要求立即撤销读经课。

这对陈济棠的打击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西南政务委员会亦召开会议来讨论许崇清所提出的对《孝经新诂》教本的审查意见书，开会时先由某秘书摘要地宣读了许的审查意见书，但过了很久没有人发言，当时陈济棠也在座亦默不作声。其后黄季陆委员说，这种审查意见很有道理。主席萧佛成遂征询与会各人的意见，结果没有人表示异议，这提倡读经的议案便轻轻地被否决了。散会后，陈以自己大力提倡读经，不竟被许崇清打消了，心中十分怨恨，以为许有意和自己为难，误了他的大事，竟于下一次政务委员会会议时，毫无理由地提出免除许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作为报复，舆论为之哗然。

以林翼中为首的高等师范系人物，虽然也是守旧的一派，但他们对于提倡读经这一套，向来采取缄默态度。加以他们知道陈维周的做法另有企图，矛头是指向自己这方面，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当然不愿对之支持，相反，背地里还说陈维周不度德、不量力。使陈氏兄弟在这一方面感到孤掌难鸣。

这样，陈的提倡读经打算便在得不到各方支持的情况下宣告流产。但陈还不死心，除让军事学校继续读经外，还千方百计从别处着手。同年秋，他迷信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大学附中校址的风水好，要把它作为读经的示范中学，待取得成绩再伺机推广至全省中、小学，于是以整顿学风为名，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硬把中大附中划分出来，脱离中大关系，改名为国立中山中学，由陈自行兼任校长。可是，当陈于十月初带了大批人马去就任校长的时候，在会场上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报以擦地声、擂桌声和哗声。陈受此奚落，弄得无计可施。后来学生们还以怠课和打破教具的方法去对付陈的高压手段。陈从此亦不敢多到学校去，只得委托高中部主任刘克平，初中部主任居励今去维持秩序，恢复原状。

一九三六年夏末，陈因想做皇帝发动内战而垮台，曾受陈排

挤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由海外游历回来复职。他曾亲自对李洁之说：“我是读经出身的人物，对此自问有些修养，时至今日尚不敢轻言读经，不意伯南（陈济棠别字）竟班门弄斧，在我们面前大谈提倡读经，以挽救世道人心，可谓不度德、不量力之甚。这和毫无品德的蒋介石自行兼任教育部长，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来改变什么社会风气，真是无独有偶，滑天下之大稽了！”

## 胡汉民被囚汤山侧闻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一事，我曾先后听过胡汉民本人与陈济棠及友人李懋曾等述及，经过大致相同。惟懋曾所述更多内幕。李系叶楚伦的外甥女婿，曾在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做过高邮县长，经常出入叶家，所言均系叶楚伦转告，似属可靠。特录之以实史料。下面即李懋曾对我所谈的内容经过：

一九三六年春节，我到叶家住了五六天，那时叶虽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但已受蒋介石奚落，心怀不满。一次叶酒后有点醉意，和我聊天，曾将民国二十年二月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的内幕详详细细地对我说：“蒋蓄意要个人独裁，处心积虑，已非一天，至民国十九年十月打垮冯、阎以后，便以为自己的力量已足以支配一切，不再有人敢于反对他了。就先后向胡汉民及中央党部提出：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大总统，为准备实行宪政创造条件，借以收拾人心，团结各方，俾能从事各种建设。胡最先认为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只能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不能作为权力机关，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为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搞得不伦不类，表示不同意蒋的意见。彼此争论剧烈未有结果。蒋乃主张召开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听说后来胡接受了王宠惠的劝告，要他随和些，便表示不再坚持己见，但对国民会议的代表资格，仍力主严加限制，对于制订约法，也不能越出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的范围。这个限制，对蒋来说，当然不能达到大总统独揽一切的愿望，于是千方百计要四中全会通过他所提出的方案。那时蒋是国民政

府的主席，海、陆、空军的总司令兼行政院院长。而胡汉民是一个立法院长，虽在中央方面他和蒋同样是常务委员、政治会议委员。但蒋掌握军政实权，这时附和蒋的当然是多数。惟胡以总理忠实信徒自命，对蒋不作迁就，不论什么场合，凡是涉及到国民会议，制订约法问题，他对蒋的方案都加以指责，口吻尖锐，使蒋深为不满，决心要把他排除出去。

当公布了定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会议和代表选举法以后，蒋乃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由中央组织部派遣二十多人分赴各省、市，名为视察党务，实则为布置拉拢各地代表选举的活动，以便收为己用。至二月中旬，那些视察人员回来南京汇报，才知道各省、市内定当选的代表，除浙江、江苏、安徽和南京、上海可由蒋系控制外，其他绝大部分省、市都无法控制。他们计算一下，将来选举大总统时，蒋方所占的票数只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他百分之六十八都是倾向于胡汉民。据各地反映，胡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文人，易于相处，蒋则专横自恣，几年来多少军政长官都吃过他的苦头，不免心存戒惧。蒋获知这一情况后，极为焦急，马上召集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邵元冲和我（叶楚伦）去他家里商讨对策。或以延期召开国民会议，但提不出正当理由；或以修改代表选举法，而时间又已经来不及，且有出尔反尔之嫌。最后吴稚晖自告奋勇，愿去劝胡辞职休养。以为胡一去，便可万事大吉，不料吴见胡后，竟碰了满鼻子灰。胡不但拒绝吴的劝告，反而骂吴为无耻之徒，事情就这样僵化了。过后几天，蒋再约我们几个人到他家里商议，仍旧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蒋益感苦恼，频问吴、戴有何良策，最后戴说：‘把他关起来吧！’蒋问：‘胡是立法院长，国府主席可有这个权力吗？’戴说：‘唐生智、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军事巨头已先后垮台，李宗仁偏促广西一隅，不足为患，此外还有什么人敢出头？’蒋又说：‘好是好，但要有个名堂’。戴说：‘这很容易，随便列举几条罪名就行了，由果夫、立夫去办吧！’我